

說部叢書

第三集第十九編

紅鴛鴦豐葉

上册

上海商務
印書館
印行



紅鴛豔牒卷上

第一章

時當中秋前後。某日清晨。馬恩湖畔的山谷中。烟霧迷漫。周圍緣以叢叢的奇樹。壘壘的高峰。東方曙色朦朧。似欲奪霧而出。其勢恰如雄師破敵。一霎時。摧得團團的濃霧。退避惟恐不及。霧障的上面。忽地發現一種聲浪。起初不過如秋蟬低唱。漸漸愈近愈大。彷彿似猛獅怒吼一般。只見有一隻麻布合金類製成的巨物。振着雙翼。向西南方狂飛而來。形狀恰像一個鴿子。似乎將往巴黎來的法國軍隊那方面去。巨物之中。坐着兩個人。渾身穿着堅革製成的服裝。連頭鬚臉都套在革製的帽中。一雙虎目。從面具的玻片中。透出鋒銳來。一

這是協約國的偵探隊飛機。自從這飛機出現之後。蒼狗白雲。變幻不測。奇情怪事層出無窮。讀者心中。凡有宿愁積悶的。不妨一看。以後的情形。便自然而然的。心曠神怡了。話說那時初出的日光。猶如一把寶劍。在那五里霧中。劈出一條大路來。飛艇便從這一條大路上行去。飛艇的下面。人馬喧擾。卻是一隊騎兵。奔騰如飛的追逐過來。人人仰面向着空中。趕來趕去。直如瞎子趕蜻蜓一般。可巧那知趣的薄霧。向兩邊一捲。登時顯出飛機的真相來。那騎隊的隊官。乘着一輛日耳曼式的汽車。沒命的趕到。只見他把手往上一揚。撲的一聲。一顆子彈。直破雲霄而上。後面騎兵也一齊解下短銃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沒命的向上亂射。霎時間。砰砰礮礮之聲浪。連飛艇中人都聽得清切。虧那司機的人。手術敏捷。把那單翼式的飛機。左旋右轉。指望敵人無從瞄準。嘴裏還問同伴說。快講。來的是甚麼樣人。那同伴道。我看好像是烏蘭種人。帶着奇形怪狀。

的毛纓軍帽。胸前有一塊白的。確是衝鋒的馬隊。那掌舵的罵道。有鬼嗎。說着。把機往前一衝。又往斜刺裏這般一拐。接着又道。我要知道實在的情形。快取遠鏡來看。我這裏要向他們那邊轉了。快看。是不是頂着骷髏章的騎兵。你纔講的那胸前白色。是不是一付頭骨。合兩根十字形架着的枯骨。那飛機旋轉時。霧已退了好些。下面的騎兵。這纔能看得真切呢。看他左旋右轉。好似小孩兒看風箏一般。着實有趣。便有幾個人跳下馬來。恭恭敬敬的。屈了一膝。跪在地下。架起鎗來。準備飛機飛得臨近時節。孝敬上去。果然那飛機好如蜻蜓探水一般。往下這般一掃。掌舵的只聽得後面嚷道。頭骨合十字形枯骨。一些兒也不錯。他便將機又往斜刺裏這般一擺。其勢便如怒箭離弦。直射向前去了。又往上一個穿山勢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濃烟起處。山谷爲震。不消說是下面屈膝的人。孝敬上來的一排彈丸了。霹靂一聲。機前的指風針完了。乒乓一響。機

身上又着着實實的受了一下。打千里鏡的那位。忙丟下鏡子。舉起鎗來。碰的一聲。回敬了下面一鎗。那彈子不偏不正。恰恰望着那風馳電捲的馬隊射去。又聞噦的一聲。好似將一塊溼布拍在一塊牛肉上的聲音一般。機上的開鎗人中了要害。手中擎着的鎗。已離了手。往下飛去了。身子向一邊一歪。上半身靠在機邊外面。那機隨勢這般一偏。他身子越翻越出。不消一刻功夫。早就自由自在無倚無賴的做了一個飛將軍。從天而下。直向那漸就消滅的霧裏去了。掌舵的向空歎一聲天呀。立刻將機向上猛進。又突如其來倒退了一段路。伸手摸得一物。向那騎兵頭上擊去。卻見一股烟在馬隊左旁崩出。掌舵的便自言自語道。不消說了。沒有打得中。可憐。我在機上。又要掌舵。又要打人。天然是百無一中的了。老薛得奈。可憐你那樣的滾下去。就便跌不死。也得做了他們的刀下之鬼了。別忙。骷髏章是他們拱衛軍的特別標識。這裏面有些奇

怪。待我回營去報告。這是緊要的消息。說着。便筆直的駛向自己的軍隊那方奔去。

爾時雲消雨散。天色乍清。飛機穿谷之時。全谷的景物。一目了然。馬恩湖中的水。反映着陽光。從那密密層層的樹林裏蒸出異彩。猶如萬道金龍。從海底躍出。俯觀兩旁的樹木。恰如一片青草。一塊塊的田畝。好像一隻棋盤。田裏的五穀。早經收割淨盡。禾草四面堆積。這邊是幾所大屋。那邊又是幾所小房。有一個煙囪裏。一縷縷的衝出烟來。可以證明是人居戶。山村氣象。真個清閒。陽光斜射在一家農人屋上。屋面有三五個白鴿。鼓翼飛躍。見了飛機。以爲是同類到了。便也撲簌簌的隨着飛來。大小雖然不同。模樣卻相彷彿。看他們並駕齊驅。煞是有趣。掌舵的搖着頭想道。可憐這一方的居民。他們做夢都做不到。昨日晚上。在前敵的一隊國軍。已經敗退進境。敵兵一隊跟着一隊的。隨向

這村落中追來。這村落的命運。尙不知道是怎麼樣的。還是被敵人劫殺淫掠。畢竟燒得一個寸草不留呢。還是不過經一番擾亂。攪得個雞犬不寧衣食失所罷咧。但看剛纔天上飛下來的那位周身革裝的軍官。也就穀了做他們的榜樣了。諸如此類的悲觀憫念。在那掌舵人革帽護住腦袋裏。搬來運去。輾轆不絕。老實說。照這樣的一片清靜地。霎時間便要變成逐鹿之場。也就可惜得很。又想到那敗退下來的國軍。就該在此村落駐紮。斷住敵軍的氣勢。纔是道理。怎麼竟往別徑逃回去了。忽然心神一震。覺得身子往前一擺。仔細聽去。那軋軋作響的機聲。竟響得不勻了。阿呀。不好。莫非壞了機了。他便聚精會神。竭盡操縱之術。掙扎了半天。兀自無效。竟是越弄越糟了。將眼鏡略略推開。眼睛向油箱的表上一瞧。哼。那標針差不多就要到零度上了。表明油已用盡。猛然想起剛纔的事。便道。我早就料到剛纔的彈子。中在金類的東西上面。定是打

破了油箱。把箱裏貯滿的油。漏了個乾淨。於是喊一聲天哪。往下面村落間一看。心想既沒有油。萬萬不能再行。惟有擇一個妥當處所。落下機來。再作計較。只見前面不遠處。有幾座小塔。幾所房屋。直向自己身邊飛也似的過來。屋邊有叢叢的小樹。又有許多小屋。四面圍有石牆。連綴了幾座矮塔。團團圍成一個大場落。但見那陽光斜射村中的小塔頂上。燦爛作黃金色。景致極其佳妙。仔細打量。前面離那敞開的大門不遠。靠牆腳處。有一塊平坦之地。安置飛機。恰恰合式。即時按停動機。那飛機便平平穩穩的向那指定的地點振蕩而下。不一時橡輪着地。飛機登時停止。司機人爬下機來。將革帽和面具向後一推。往四下裏一看。這時候帽簷搭在頭頂上。露出那修短合度的棕色頭髮來。只見他是鵝蛋臉兒。高直鼻樑。一雙藍灰色的眼珠兒。雙眼皮兒。天平飽滿。地角豐圓。身上穿着飛行隊製服。益發顯得他精神抖擻。氣概非凡。身子不長不短。

約摸五尺八寸。舉目向西北角上。來的那方面。看過了隔江的小山。又轉到西南角的山岡上。漸漸回到自己站立的所在。心下納悶。怎麼這古堡中。竟無一人知覺他這飛機下駛的呢。再看這古堡中。實在寂靜已極。又看那鴿巢的屋頂。好像這屋子和小說所載的。甚麼古代神怪的砲臺相似。那模樣兒。確是古怪。再一望到自己的飛機。皺皺眉頭。已不堪復用。轉過身來。向大門邊直奔過去。尙未及門。忽然立定了。伸手向頭上去摘帽子。卻忘了自己帽子。久已掛在腦後。早就禿了頭哩。那時門裏忽然閃出一個人影來。好教這少年永世不能遺忘。原來第一入他眼簾的。便是那人兒的一身異彩。神光離合。撲朔迷離。入後方纔看明。是個女郎。那女郎見他舉手。要想脫帽。也就立定出神。好像要等他先說話的意思。只見他頭上烏雲壓頂。黑烏烏的青絲。從那皚皚白雪的酥膚上。如雲如霧。一絲絲的蜷將起來。蜷的根根可數。那雙秋波。正如頭髮一般。

顏色。將他的臉色。比起雪來。似乎白中帶紅。宛如雪裏紅雲。又如一朵嬌豔的玫瑰。花映雪。盛開不要說。餘霞散綺。無此美麗。就是畫工恐怕也萬萬畫不到哩。一身穿着黑色衣裳。曙光照在那風吹得動的窈窕身材上。越顯得美豔無倫。那一雙冰潔的玉筍和臂膊。從那黑袖底裏露出來。越發顯得白了。那時從飛機上下來的少年。鎮定精神。目不邪視的操着法語道。姑娘。早安呀。請問姑娘是不是這貴堡的主人。我爲勢所迫。不得已誤落在貴地。實在是冒昧的很。一回兒那緋紅的小嘴唇兒。嘻開。登時露出一口雪白的玉齒。笑容可掬的答道。將軍。這小堡確是屬於我家的。我便住在這屋裏。剛纔因見將軍辱臨敝地。所以特地出來探問。但不知將軍是從何處來的。那少年點點頭答道。這樣說來。待我自己報上名來何如。我是英國飛行偵探隊長。第茨莫列斯。姓莫列斯。名那女郎聽了。登時笑逐顏開道。原來是自家人。是我們協約國的將軍。我

便是秦璠村的秦璠姓傑桂林。名專誠出來。歡迎將軍的大駕。請進寒舍去。待我可以略盡地主之誼。還有一層。將軍如若講法語不便。不妨改講英語。弗茨莫列斯道。這倒無須。我生長在貴國。還慣講得法語。多蒙姑娘的盛意。使我感激得很。我現在只要有幾個立脫的煤油精。便濟事了。或者借一騎牲口。不論是甚麼東西。只要能彀使我趕路。也就行了。那女子聽說。登時斂住笑容。寧神半晌。目光便閃到那牆腳下的飛機上去。口中說道。你那飛機怎麼樣。那隊長答道。油箱漏了。剛纔飛在一隊德國馬兵上面。機上受了一顆子彈。將油箱打了一個窟窿。油已漏盡。機便停下到這裏來。唉。這纔是要命呢。我還有緊要的公事。須得立刻回營報告。越快越好呢。秦璠姑娘道。回到咱們的軍隊那邊麼。如今在那一邊嗎。言時。面色格外的白了。弗茨莫列斯點頭問道。姑娘。怎麼還沒知道呢。真是怪事。難道說他們竟從這堡的左右兩條路上逃回去了不成。

嚶啣。天吓。姑娘貴堡正在兩軍的中間。這是必爭之地。姑娘。你狠可以走了。這
個地間。像姑娘一般的人。實在不宜久留。現在決不能再留了。姑娘你早就該
走了。我們軍隊尙且退了回來。姑娘你怎麼還在此地。那女子躊躇半晌。好像
在那裏出神。沒聽得他的話似的。只聽他勉強答道。這裏面卻有好幾個原因。
家父便是秦璠少佐。他老人家。如今在二十三標當差。第茨莫列斯道。那還在
北方呢。女郎道。不錯。但是我許久沒聽得家嚴的消息。我這堡中。所有的少年。
在政府下動員令時。一齊從軍去了。留下家嚴的親姊妹和我在這裏。等候秋
收。這是初起戰事預先決定了的。後來家姑母病了。至今尙不能起床。說到這
裏。頓了一頓。又將手往西南方一指道。先生實在不瞞你說。誰指望咱們的國
軍卻在那一邊呢。話雖如此說。可是承蒙將軍來報這個消息。實在感激得狠。
隊長道。請姑娘自己想想。約摸十個噤羅邁當之外。我親眼看見有骷髏章的

馬隊趕過來哩。傑桂林姑娘聽了。朱脣緊閉。立時把那小嘴脣兒變成了一條紅線。說道。真有這樣的近嗎。將軍。你可以設法將油箱修好不能。倘然可以行得。我量力尙能供給你十個立脫的煤油精。第茨莫列斯聞言大喜。咬一咬脣。脣說道。我也不知行不行。我還沒瞧過。但是姑娘你這話何不早些說了出來。豈不更美些。說罷。急忙跑到飛機前面。將那受鎗彈的部分略略的打量了一回。傑桂林也慢慢的跟了過來。看那飛機。倒狠覺得有趣。只見第茨莫列斯用手撫摩那空油箱。打算如何可以草草修整之法。他自己縐縐小眉頭兒。回首向東邊山岡那一帶出神。第茨莫列斯驗畢。轉過身來。向他說道。盡我所需的。不過是一塊輓木。合一條帶。將他來包裹輓木。塞在這破口中。我自己有現成的帶。只短了這般大一塊輓木。說着。便伸出一個大拇指來。做做樣子。又道。有了輓木。我只需十分鐘的功夫。就可以補得好了。女郎點點頭道。你等一等。待

我去取輓木去。再教僮僕們去取油。說罷。女郎急忙轉身。向門那邊跑去。剛跑進門。便不見了。這裏第茨莫列斯咕嚕著道。好。實在是真好。這樣的一個女子。實在難得。你看他。聽我訴說。德國馬隊追來。以及他自己。身處危境。一番話。卻是並不驚慌。顯見得是不屈不撓。有十分的定力的人。真是千妙萬妙。無一不妙。我今日的運氣真好。被我選到這一個好地點。來停我的飛機。說着。從衣袋裏掏出烟和紙來。捲成了烟捲。取火吸着。身子斜靠着飛機。眼睛向着東北方那邊。呆望出神。望了半晌。又自言自語道。美是美了。好是好了。便怎麼樣呢。我又不能常在這裏的好也。無用。

卻說那軍官運神吸烟。看看一支烟吸畢。便丟下殘烟。身子立一立直。魂靈漸漸歸竅。便見那女郎已經趕了回來。因爲走急了。臉上微微的現些桃紅色。益發顯得嬌艷非常。伸出一隻手來。向上展着。獻上一掌的輓木。口中還氣吁吁。

的說道。在匆匆中。盡我的力。不過找出了這些。葛勞克斯姓披雷。名和他的孫子。正在那裏忙着搬煤油精來呢。第茨莫列斯低下頭去。選了一塊輓木。仔細看那織手。覺得有些兒發顫。那藏在黑衣裏面的酥胸。一上一下。隨呼吸而動。倘在別的時候。這軍官便不免要找些話來搭訕了。無奈事情急了。心中只急急的要準備動身。那裏還有餘閒功夫說話。所以便伸手選了一塊輓木。閉口不發一言。急忙轉身。爬上飛機。用螺旋鉗將輓木塞進了那窟窿。又從器械匣中。取去黃胰來。將輓木的周圍。滿滿敷過一遍。然後將一捲電器匠用的帶子。鬆開。連輓木帶黃胰團團的。在油箱上。網了一個結實。方纔開口道。我這破油箱。已經塞住。萬不至於再漏。我惟願法蘭西。貴國。也有這力量。將這樣緊要的關口。抵塞住了。不容那日耳曼人。越雷池一步。那便好了。當那軍官工作之時。女郎也寂靜無聲的。在那裏旁觀出神。如今聽他開口。方纔高聲答道。法蘭西

國家嗎。將軍且看後來。法蘭西終究要得勝的。如若不得勝。還成個法蘭西嗎。女郎話雖如此說。嘴唇卻有些兒顫動。復又正色的喊一聲我親愛我的法蘭西阿。接着又道。將軍請看。煤油精取來了。蒹茨莫列斯聽了。心滿意足的笑道。姑娘真有煤油精嗎。女郎道。已經來了。蒹茨莫列斯掉過臉來一看。見是一位老者。和一個孩子。正在那裏手裏拿着東西搖搖擺擺的來哩。一個提了一箱煤油精。那一個捧了一隻漏斗。一個是呼腰曲背。滿面皺紋。活像是一個畫中的老農。那一個卻赤着一雙腳。嘻皮笑臉。生龍活虎般。帶跳帶跑而來。分明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。當下傑桂林姑娘扶了那老人的手腕。向軍官介紹道。這是葛勞克斯姓披雷。名他還有一個兒子小披雷。如今從軍去了。這是小吉恩。是他的孫子。孩子可憐。他已是個孤兒了。就是他兩留在家中。幫着我們婦女們在田間做活。說時那老人和小兒便走近蒹茨莫列斯身邊。獻

上手中的東西。第茨莫列斯接了。隨手將漏斗安好。舉起油桶。將那有錢無覓處的煤油精傾在飛機上的油箱裏。又將油箱口的螺絲旋好。丟下空桶。然後背轉身來。向秦璠姑娘道。我如今雖然受了姑娘的惠。因事情大了。卻不敢空口說白話。向姑娘稱謝。我只能說。姑娘將這煤油精報効與法蘭西國家的就是了。姑娘你道是不是。說着。又伏在機上試驗過火力。點點頭。站了起來。正打算把帽子戴正時。忙又說道。我未行之前。還有一言奉告。姑娘你無論如何。終得設個法子。早離此地纔是。據我的意思。你如果能聽信我的話呢。這個時候。立刻就該走了。那方來的追兵。不久就到。你不宜在這裏等他們到。我雖然不信外面的謠傳。說的他們那樣的殘暴。但是軍隊中人多良莠不齊。難免就有害羣之馬。雜在裏面。姑娘。你也何苦在這裏將身嘗試呢。女郎聽着。朱唇緊閉。半晌。方言道。實在爲我姑母病重了。不能起身。所以我也不能走。還有一層。我